

吾师中原



我向来喜欢纯粹的人，而我的导师李中原教授，就是这样一位纯粹的民法学者。作为一名老师，他授课一丝不苟、思路清晰，会精心为本科生与研究生选取恰如其分的例子来帮助我们消化理解。其间还会穿插一些招牌的“李氏幽默”：讲课时丰富的肢体语言加上标志性的爽朗大笑，讲到动情处，还会以拍桌子来表达自己的激动之情，也许正是这样的真性情以及每堂课丰富的“法教义学干货”，法学院的许多学生都爱听他的课，即使不止一位同学跟我说，在给分上，中原老师绝不含糊，是著名的“法学院杀手”，但仍然有很多学生愿意选他的课并且负担自己绩点可能被“下拉”的“风险”，足见中原老师的授课魅力了。

中原老师的纯粹，很大一部分程度是性格使然，外在表现为他对民法极度虔诚的热爱，带着些不慕名利的君子之风，每次谈到民法都会眉飞色舞，这点深深地影响着我。我曾这样写道：“当我的导师掏出手机兴趣盎然地与我介绍他在博洛尼亚大学法学院院长办公室中拍摄到的世界上第一位法学鼻祖的照片时，上面用拉丁文写着，博洛尼亚大学，是法学之母。那瞬间内心无比震撼，那一刻在法学院的高柱下，时空已然穿梭，我们师徒二人思绪早已回到两千多年前，一股神圣感涌上心头。而他在介绍这些时脸上洋溢的纯粹童真的笑容，令我终身难忘，此非出于私法之由衷热爱所不可见者耳。”而这样的时刻在我们师徒二人间上演了多次，每次于办公室论道民法时，多是他已经上完了一天课，照理而言应当身心俱疲才是，但他往往越说越兴奋，常常忘了时间，掏出手机一看已然晚上六点，外面天色已黑，这时候他往往会说：“完了完了，聊着聊着又忘了时间，我得赶紧回家做饭了！”一边笑着一边往车库赶去。

而当我把记忆拉回到与中原老师第一次见面时，也是在他的办公室，记得他开篇即说：“我是一个休谟式的怀疑主义者。”这句话我至今记得无比清晰，配上他的英文名/意大利文名 mario，如果不考虑那个伴随我们长大的著名小霸王游戏的话，确实颇有几分哲人色彩，他让我明白，其实学术只是人的一种深层次的内心需求，但背后所真正蕴藏的，是我们通过学术，真正理解与体悟我们所身处的

这个世界，从而发出关于自我与整个世界的追问，让我们明白我们是这么渺小，我们又是这么伟大。就此意义上而言，我的导师确实也是一位优秀的哲学家。

当然，平日里和善的中原老师，就我见到的范围之内，只有一种情况会变得很严厉：探讨学术问题的时候。每每探讨疑难的民法问题，他就立马眯上眼睛、皱起眉头，在大脑里拼命的检索，彼时他的大脑宛若一台高速运转的计算机，输入程序代码，经过他的处理，这些知识即以我们熟悉的面貌呈现出来，功力自是可见一斑。也许是常年辩论经验累积，他的提问与思辨都精确而严厉，还会不断的追问，有时候我会被他的气势所压倒，不敢回答他的问题，因为一旦没有得到他满意的回答，他会毫不吝惜他的尖锐批评，让我明白“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道理，对学问绝不能含糊。当然仅限于知识上的就事论事的批判，而不涉及其他，也这是这样的高要求，促使我不断地努力。一旦讨论完问题，老师又会恢复往日的慈眉善目，好似这一切都没发生过一样，甚是有意思。

这就是我的导师，在我看来无论是言传还是身教都超出我内心期待（尽管我的内心期待本来已经很高），每每念及此，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

（撰稿：陆家豪）